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樓下的手工麵包咖啡店，自稱真材實料無添加劑，九元一個提子桃核小麥包，十五元一個無飽牛角包，算不算貴？兩個小包盛惠廿四元，不一定吃得飽。反觀對面的街坊麵包店，賣菠蘿包豬仔包那種，十元就有條足十吋長的甜麥包，夠兩個小孩吃飽。我拿著那袋貴麵包去買報紙，狗頭婆頭婆用很替我不值的眼光，瞄了瞄那個美麗的麵包袋，問幾多錢，我支吾說「都幾貴」就走了。吃優質的手做麵包，多付點錢，天經地義，為甚麼我竟有罪惡感？

手工麵包

昨晚看個英國飲食節目，講甜點，最後一節講手工麵包，就有點明白。主持人並不反對健康的手工作麵包，只是覺得價錢貴和購買不方便。他也不認為超市買到的工廠式生產麵包就會吃死人，只是魚與熊掌，各有所好；有能力的中產，有閒情和錢去買手作麵包固然好，但白方包和各種便宜的袋裝麵包，對大部分人仍是不可或缺的美味，廉價麵包也應有個位置，不必一棍打死。當然手工麵包店的人會說，廉價麵包充斥有毒化學物，為甚麼不選擇吃得健康？不過我想對只有幾塊錢解決全家早餐的家庭，唯一的選擇就是要吃飽。至於健康早餐，反正誰說了算？

節目提到有種說法，認為只要大家都幫襯本區的手工麵包店，需求大了，價格自會下降，到時就越來越多人可以上優質麵包。記者還去到巴黎，說有些小區乾脆禁止連鎖超市進駐，就是為了保障這些手作小店有生存空間，用本區人的消費，直接支援本區經濟。用保護主義去匡扶小店，在今日的香港很有市場，也可反地產霸權，不過衍生的問題，怕不是我們一廂情願地想簡單。然而電視畫面的確很吸引。巴黎麵包店東主說，工廠只需廿六分鐘就做好一個牛角包，他的店卻要用三十六小時，每個賣一點二歐，是工廠牛角包的十倍，但仍比樓下那店便宜。慢鏡大特寫，美女撕開牛角包金黃色一層層麵粉夾空氣，浪漫得要緊，社區互助的大同世界彷彿就要降臨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很多人遊三尾，只逛高雄山神護寺，隨即轉往鳳山，渡月橋邊賞楓去也。既到三尾，怎可只遊一寺，棋尾山西明寺、梅尾山高山寺一點也不比神護寺遜色，過門不入，實在有點可惜。棋尾山西明寺由建木大師的弟子智泉大德所創建，江戶時代由桂昌院建立本堂及表門，本尊供奉釋迦如來。除了紅葉有名之外，據說春天的三葉杜鵑花盛開時，也是美不勝收。寺院內圍有棵年齡已超過200年的植樹，由鎌倉時代的自性上人親手種下，是日本最古老的植樹。

散策講求體力

從西明寺出來後，沿著山道前進，沒多久就可抵達梅尾山高山寺。高山寺以「鳥獸戲畫」聞名於世，寺廟內同時也有大量的繪畫、典籍與文書收藏，擁有許多的珍貴文物。因此高山寺也以古都京都一部分的文化財產，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。據說高山寺和「茶」的關係極為濃厚，寺內有日本最古茶園。日本鎌倉時代，建仁寺開山的榮西禪師將從中國帶回的茶種，贈與好友的明惠上人，開啟日本種茶喝茶的習慣。其後，高山寺所種之茶移種至宇治，這是茶在日本量產的開始，也是宇治茶為何如此有名的原因。



西明寺

三尾三寺建於山中，建築都是隨着地形上上下下，起起伏伏，常有很長的上坡或下坡道，或是很長的一連串階梯，來這裡散策，體力可是有點要求的！十一月下旬已經是三尾高雄地區的紅葉末期，雖不是火紅處處，但也是紅影入眼，算是沒有白走一回，再晚幾天來，就真的看不到楓紅了。

稱「王」的技擊雜誌

黃仲鳴

上月底，新加坡大學容世誠教授來港，相聚甚歡，承贈上世紀五十年代我是山人主編的《武術小說王》雜誌若干封，而目錄掃描，不勝欣喜；雖未得睹內文全貌，但亦已得悉不少。容世誠言，若內容適用，回星後將掃描傳來。其誠其意，實心銘五內。

《武術小說王》是當年技擊小說最興盛時的一本雜誌，創刊於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，定期每兩週出版。雜誌不日《武俠小說王》，而四日，定期每兩週出版。我是山人在第一期《卷首語》說：「本刊作者王香琴念佛山人朱惠齋生白果毛聊生中山客嶠嶺嶺翁諸子，因為小說出版界之權威，而惜玉生等開闢大湖布衣夏秋冬幽草我阿華謙謙一粟蘇海諸君，亦均負盛譽，馳名書報兩界，吳肇鍾師傅，更為白鶴派前輩，此為海內外書業報界同人所知，毋庸山人喋喋矣。」



這部雜誌，迄今難尋。作者提供圖片

自表演的弓字伏虎拳，逐期刊出，亦是「不可再得矣」，但有表演為記，功夫遂得以流傳。因此，雜誌命名曰「武術」，既有小說，復有技擊法，良有以也。在當年來說，不愧是一本獨特的雜誌。此風迨至七十年代，香江習武之風又熾，遂有《新武俠》、《武俠與拳擊》等雜誌的興起。

上引第一期的《卷首語》，所說各技擊小說名家，有不少實為同一人，可考者王香琴即幽草，念佛山人即許凱如、謙謙，第二十四期所列「本刊特約作者」，夏秋冬是否為泰來，我對容教授說：「有可能，但還須進一步考證。」由此而觀，當年作者筆名繁多，每一筆名，都卓然有佳作，如許凱如、王香琴等。縱觀《武術小說王》，最多作品發表的除主編我是山人外，念佛山人亦是台柱，儼然副主編，其後的《讀者信箱》，多由念佛山人一一作答，由此可見。五十年代中期以後，新派武俠小說興起，此類粵港派技擊小說亦式微，只我是山人「堅持」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，直到逝世，那才便真息鼓。

配套的記憶

頭頂橫過的粗大鋼樑，線條拙樸的「節約糧食」的宣傳畫，鏗板敲就的大飯桌，身着背帶工裝的服務員，都令人踏實，又令人恍惚。「老師不用說話，我便曉得你的口味」。張建信口點出一串菜名。瞧這架勢，彷彿人會照相，便同時兼懂看相。盞碗茶一碗未淨，服務員次第端上梅菜扣肉、粉蒸肉、回鍋肉。既無山珍，亦無海鮮，但誘惑非凡，叫人禮數盡失，願自舉箸各嘗一塊，心中暗嘆過癮，對應的全是四五十年前的色、香、味、型，不禁淺薄得樂出聲來。

這一天，過得很有意思，甚至接近很有意義。毫無徵兆地，置身重現記憶的環境，欣賞承載記憶的照片，知識情繫記憶的張建，享用勾連記憶的美食。所有的記憶都變得纏綿，變得配套，變得心弦顫動，變得難捨難分。愜意接踵而至，我當然知道不是自己運氣，完全得益於鄉親待客有方。感謝他們周到的構思。



東郊記憶。網上圖片

簡介，純係業餘操刀，卻為數家官方註冊攝影機構首領，已獲成申專業重獎。顯然，這是一位身手不凡的角色，做出的活兒叫詩性、叫癡情、叫悲憫、叫滄桑都恰如其分，令人有種種久違的意緒，在胸臆深處蕩漾開來。天下事無巧不成書，就在現場，經人介紹，我與照片的孕育者張建握手。他毫不吝嗇的笑容，與毫不浪費的言辭，形成反差，同許多慣於舉輕若重、淺入深出的藝術家，模樣迥別。這讓人特別意外，更讓人格外喜歡。時下藝術昌盛，充斥庸山俗水、紅男綠女、阿貓阿狗的攝影展，如雨後春筍，亦很討巧。我請教張建，你的目標單一，專注到反常，有何玄機？他似有羞怯，說出自己的願望：生活在當今，卻常想存留從前；而能讓我如願的途徑，就是拍攝樹和牆。說完邀我們去一家「職工伙房」，彷彿換個人，他推崇這家川菜館，如數家珍，唇齒生香，比說攝影來神兒。

鏡框中的樹與牆，或在冬風夏雨中，或在日頭月光下，撲面擊打着視窗，似乎皆有故事。這些樹多自山間來，背井離鄉，成為城鎮街景的點綴。與移栽它們的鄉民無異，先前春花秋果的生平，素樸自在的稟性，鄉里守望的鄉情，在城裡人熟視無睹的冷漠中，消殆殆盡，共同淪落為都市的棄兒。而這些牆呢，無論磚砌，還是泥築，皆為殘破斑駁的呈現。早年間的政治標語，近些年的商品廣告，孩童的塗鴉，風雨的剝蝕，通過整體的縮小或局部的放大，無不風塵瀟灑，成為活生生的歲月檔案。照片無聲，又分明有傾述，有呻吟，甚而有吶喊。沒有想法的人，拍不出它們；沒有靈性的人，與它們自是無緣。誦讀作者

百家廊

任美康

走進成都，鄉親體貼相問：「想去哪兒耍？」蓉城勾魂，常來常往，名勝與古跡，該去的都已經去過，去過的都值得再去，於是告之「隨便」。鄉親亦懂我不是潦草：「那就讓你看看稀奇，去東郊記憶」。見我詫異，對方簡截了當：蘇聯援建，軍工大廠，企業遺存，文化業態。夠了，僅憑如此幾個詞組，我深諳其妙，欣然成行。

到了東郊記憶——國營紅光電子管廠舊址，果然不同凡響。煙囪、廠房、鋼軌、天車、圍牆、槐樹、標語……一律地鏽，一律地舊，一律地老，一律地陳穀子爛芝麻。滿眼都是「原裝」，加上修舊如舊的整理，倏忽喚醒我少年記憶。斯時所有頑皮歲月，悉數填充於一家名為四川省渠江礦冶公司的綜合性廠區。方圓二三十華里，挖煤、煉焦、採礦、鑄鐵、鍛鋼、軋鋼，連環過程中的苦澀與慘烈，柔韌與硬朗，均是我朝朝夕夕的耳聞目睹。及至成年之後，有人說我有行武氣象，儘管曾軍裝在身一十二年，但不以為然；又有人點評為產業工人素質，則心下認領，並萌生幸會知音的愉悅。我的心得是，少年血液流淌的走向，往往左右一個人終生的作派。

信馬由韁，「來對了」的念頭一路泛起。納客不久的東郊記憶，已然成為獨特的景區。因飯點尚早，暫且略去幾家香味飄溢的餐館，跨入一處三人藝術聯展的廳堂。兩位歐洲人的油畫，一位中國人的攝影，錯落懸掛於幾進幾出的展室牆上。三位仁兄膚色不同，閱歷不同，手藝不同，卻營造出相近的畫面和氛圍。畫作如影像，影像似畫作。風馬牛不相及，聚合攏來，竟有「不是

一家人，不進一家門」的味道。味道醇而濃，由看得見的色彩與光線、看不見的節奏與旋律傳遞而出。這種相互「摻合」，既像出於自然與率真，亦似有意試驗與冒險。

尤其是，照片拍出如此效果，這在從前，一定不可想像。那時人們的照相，通常只是為了某種留念。當溫飽不成問題，隨「傻瓜」普及開來，照相竟成為一門人氣甚旺的「藝術」。其實，多數「攝影家」仍只當消遣而已。但也確有人視作正事兒在弄，且「弄法」與眾不同。熱鬧場合，不見他們矯捷的閃動；而僻靜之處，倒往往有其矜矜的身影。拿眼前這位中國人的攝影來說，他自詡為「紀實」的作品，全被朦朧氣息層層籠罩，讓人疑心其操作本身的「真實」。反覆端詳，飄忽感漸漸消褪，清晰出來了樹，清晰出來了牆。止步於最後一幅照片，方才明白，此君掌上鏡頭，瞄準的只有樹和牆。

鏡框中的樹與牆，或在冬風夏雨中，或在日頭月光下，撲面擊打着視窗，似乎皆有故事。這些樹多自山間來，背井離鄉，成為城鎮街景的點綴。與移栽它們的鄉民無異，先前春花秋果的生平，素樸自在的稟性，鄉里守望的鄉情，在城裡人熟視無睹的冷漠中，消殆殆盡，共同淪落為都市的棄兒。而這些牆呢，無論磚砌，還是泥築，皆為殘破斑駁的呈現。早年間的政治標語，近些年的商品廣告，孩童的塗鴉，風雨的剝蝕，通過整體的縮小或局部的放大，無不風塵瀟灑，成為活生生的歲月檔案。照片無聲，又分明有傾述，有呻吟，甚而有吶喊。沒有想法的人，拍不出它們；沒有靈性的人，與它們自是無緣。誦讀作者

一年之計

思旋

乍寒還暖，時冷時暖的天氣，醫務診所及醫院現人龍，求診之感冒病為最近一年之最。諸君務必注意衣着適度，免着涼或感熱皆易感冒。置身投資市場者，市場氣氛亦時高時低，價格如坐過山車，有心臟病者難免為宜。蛇年如蛇之在市場竄動，運高者，如順者昌，運滯者，逆市而行，則頭頭碰壁。一年到頭，有賺有蝕，得看運氣！

香港經濟尚算中規中矩，就業率，幾乎全民就業。往常所謂金飯碗「鐵飯碗」，打不破，除公務員外，在銀行就業者正是受人艷羨的「長工」。不過，近年來雖然「銀行工」仍然大受歡迎，但學生選科金融、工商管理等商科是首選科。惟「銀行工」已不再是鐵飯碗了。事關「投資銀行」一辭，花紅確實高人一等，惟上落風險大，一旦市道稍遜，易破飯碗。近日香港有間印鈔銀行之一的大行，人事大變動之餘，有傳聞將裁人以萬計。歲晚流傳不吉流言，打工仔志志在所難免。辦年貨期近，只能「慳住慳住」哩。反正，響應習主席提倡「知慳識儉」，風氣使然。奈之何如！

一年之計，莫如儲蓄。可憐打工仔倒要過十禧告：老闆加人工要手。其實，反過來，打工仔也要體諒老闆營商之難。開支最大的是舖租和人工，當下時尚電子商賈，新挑戰。老闆和伙記同坐一條船，應有「同舟共濟」的精神。商舖業主也要顧及行情，租金不能一加再一。最近無論大街或內街都有舖招租。中環大街有間地舖業主要價八萬租金一個月。可惜由前年底至今仍是吉舖，足足待了一年多，少了千餘萬元租金收入。如果該舖業主稍為減租又是可租出呢？二手樓待售者也不少，倒要看市道手法了。

永遠的熱血

梅淑

董太服務的心一直熱熾，自二〇〇五年主辦「香港青年軍事夏令營」開始，她搖身一變變成了人人口中的董媽媽。她出心出力，每年打電話過來探討怎可在宣傳工作上做得更好，她的親力親為，我深受感動。她的認真和創意從來沒變，咪咪姐由歌手變司機也因董太眼光獨到，咪咪姐樂於接受任務，全因她喝了一杯杏仁茶。

話說當年還未回歸，紅十字會到荔枝角醫院探望長期留醫病人，咪咪姐跑來一身汗水，高呼口渴，旁人遞上一杯飲品，嘩！如甘露，既香且滑，立即「安哥」，那人悄悄說：「這是董太親手為病人磨的杏仁茶，好珍貴。」自此她決定對董太的要求全力以赴，特別每年一度的「軍民同樂日」。董太深明駐港部隊在港甚多娛樂，她提出每年中秋邀約一班藝人走進昂船洲做表演遊戲，讓年輕戰士可以放鬆鬆一下。咪咪姐好搞笑，她最享受每年都可找一位軍中俊男合唱，那實在是賞心樂事。不單對年輕人、解放軍，董太對新來港的婦女也特別關照，群力資源中心成立了一「好市民活力婦女工作坊」，讓婦女有就業和接觸社會的機會。某女士本來經常被家人阻止回工作坊，自從與董太合照之後，丈夫不再留難，因為太太原來董太，哈。

董太就是這樣造福了不少市民，但，人處高位偶爾會受到莫名其妙的誤解。記得〇三年董太被安排穿上防護衣去大家小沙士，竟受傳媒嘲弄：「我心裡真不好受，董太知道，給我寫一封封信：『別人打擊我的情緒，但減不掉我不屈不撓的精神，我亦不必討好任何人，不做為了一些暫時性的掌聲而去折腰……』這信已保留了十年。日久見人心，董太就是永遠的熱血，又擁有赤子之心。肯定「羣力資源中心」在良好的基石底下，一定繼往開來發光發熱，而董太在退出最前線之後，董生和董太正如童話故事，從此之後，快樂樂地生活下去。

食人魚咬傷泳客

杜亦道

代，嘉禾甚至清一色拍動作電影，為了了解武打演員生活，本人身為動作片專業宣傳，又是練武出身之人，很長時期和一批動作演員一起生活，與眾多明星名家結為好友，眾如陳惠敏、成奎安、樊梅生、狄威等，常在一起飲食研究閒談等，如兄弟輩在一起「吹水」打發時間。當時打星們喜歡養好鬥門狗寵物者多，有閒時便拖來鬥一鬥，以分天下英雄，通常「最好打」之寵物尤多為陳惠敏、成奎安等所養。陳惠敏師兄更熱衷於打狗、鬥貓等殺字幫派。陳惠敏更熱衷於家專養打魚專店，常介紹他養一缸缸之打魚，南美洲之「食人魚」等，此等「殺字魚」繁殖力甚強，三乘六呎大之魚缸很快便幾百條養滿缸，食量大又常自相殘殺，放入城門河邊又常見河邊滿是死魚，不勝其煩，又兩位著名打星最喜歡放食人魚入人工水庫，平日甚多人釣人工養魚之水庫一下子人工養魚幾完全絕跡。我們一起

到水塘玩時，陳惠敏說不要赤腳站在水邊，小心被食人魚咬著腳趾連腳趾也會被咬去，十分危險，陳惠敏解釋道，那是南美洲專運來之食人魚一種，小如鯽魚，牙齒鋒利，吃因為生，腳部骨頭可隨便咬斷，水塘放得三四百條魚，其他雜魚絕跡，養魚者叫苦連天也。

後來打星們良心發現，同行互訂不許再放食人魚入水塘，食人魚方才絕跡。不過賣魚人自有圖利之途，最近三月地球發現大批食人魚成群結隊湧現南美阿根廷海邊，兩旁居民住客避居孩子常被咬斷手脚，有些孩子甚至要急救植義肢，有時食人魚成群湧至，規模罕見，沿岸各家百貨公司出重資在當地發動數以千計群眾，在巴拉那河(Parana River)實行嬉水捕魚，孩子受傷了呼救父母下水救援也告受傷，尤其是暢泳的夏天成為下夏天一個國際警號。想不到香港的打星也曾經成為一個公然之放毒魚者，看來再發展下去，警方要發公眾警號列為禁物了。